

¹ D I
G I T
A L

³ D A
N

⁴ B R O
W N

² F O R
T R E
S S

[美] 丹·布朗

数字
城堡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译 朱振武
赵永健
信艳

[美]

丹·布朗

D A N B R O W N

数字城堡

D I G I T A L
F O R T R E S S

译 朱 振 武
赵 永 健
信 艳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城堡/(美)布朗著;朱振武,赵永健,信艳
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377-0

I. ①数… II. ①布… ②朱… ③赵… ④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3272 号

Digital Fortress

© 1998 by Dan Brown

Arranged with St.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430

责任编辑:刘晶晶
特约策划:吴文娟 邱小群
封面设计:杨 军

数字城堡

[美]丹·布朗 著

朱振武 赵永健 信 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行业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1.5 字数 320,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77-0/I·4275 定价:45.00 元

地球上最强大的情报组织——美国国家安全局，是一个不足百分之三的美国人知晓的机构。围绕它，从地下电力通道，到东京的摩天大楼，再到高耸的西班牙大教堂，一场殊死角逐展开了……

世界上最隐秘的情报部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斥巨资建造了一台可以破解一切密码的机器——万能解密机。这台超级电脑帮助NSA挫败了无数恐怖分子的阴谋，但这台电脑也能截获普通人的电子邮件。这个世界已没有隐私和秘密可言！

NSA前程序设计师远诚友加针锋相对地推出了“数字城堡”，他声称这是具有不可破解的密码的加密软件，并以此要挟NSA，要求他们向世人宣布万能解密机的存在。不料，远诚友加在西班牙意外死亡，而刻有口令的戒指却神秘失踪。

NSA首席密码破解专家苏珊·弗莱切与男友——语言学家戴维·贝克猝不及防地被卷入了这一事件中。两人各自在扑朔迷离的情境中经历了险象环生的一幕一幕……

D A
N

丹·布朗

Dan Brown
1964—

B R O
W N

美国著名畅销作家，毕业于阿默斯特大学，曾是一名英语教师。一九九六年开始写作，先后推出了《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和《达·芬奇密码》四部小说，其中《天使与魔鬼》奠定了他在小说界的地位，而《达·芬奇密码》一经问世就高踞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并打破销售纪录，成为史上最畅销的小说，创下书市奇迹。其后，他历时六年完成的《失落的秘符》首印量高达六百五十万册，在开始发售三十六小时后，此书的全书销量已破百万，第一周售出二百多万册，成为被经济危机的乌云笼罩的美国书市的最大亮点。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四日，新作《地狱》由美国双日出版社出版，首印四百万册，出版后的前八周蝉联《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精装书最畅销排行榜榜首，同时它的平装本以及电子书也在发行后的前八周内稳居排行榜榜首。

责任编辑：刘晶晶

特约策划：吴文娟 邱小群

封面设计：杨军

全国各大新华书店有售

99 网上书城有售 (www.99read.com)

天猫商城：九久图书专营店有售 (<http://jiujiu.tmall.co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献给我的父母……

我的导师与偶像

鸣 谢

衷心地感谢：圣马丁出版社的编辑们——托马斯·邓恩和才华出众的梅利莎·雅各布斯；我在纽约的文稿代理人乔治·威泽、奥尔加·维泽尔和杰克·埃尔韦尔；感谢在创作过程中所有阅读过本书的手稿并提出宝贵意见的人；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爱妻——布莱思，感谢她的满腔热忱和无穷耐心。

此外，我还要默默地感谢两位未曾谋面的前国家安全局密码破译员，感谢他们不断通过匿名邮件向我提供的弥足珍贵的援助。没有他们，本书就难以面世。

楔子

时间：上午十一点

地点：西班牙

塞维利亚

西班牙广场

据说人死的时候万事都明朗起来。远诚友加现在知道此话确实不虚。由于剧痛，他紧捂着胸口向地上倒去，这时他才意识到他错误的可怕。

人们一下子都围拢上来，想救他，但友加已不需要援救了——他已经没救了。

他哆哆嗦嗦地抬起了左手，硬撑着向人们伸出了手指。大家看我的手！周围的人们都瞪大了眼睛看，但他看得出他们并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的手指上戴着一枚刻有标记的金戒指。在安达卢西亚的日照下，上面的标记还闪烁着微光。远诚友加清楚，这是他能看到的人世间的最后一抹光了。

第1章

他们住在清烟山脉，那家他们最喜欢的送早餐的旅店。戴维俯身微笑地看着她：“你觉得怎么样，美人儿？嫁给我吗？”

她躺在华盖床上，向上端望着，她知道他就是自己要嫁的那个人。白头偕老！她深深地凝望着他那深邃的蓝眼睛，这时，远处的什么地方响起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铃声，这声音正把戴维向远处拖去。她伸手去够他，但却抓了个空。

原来是电话铃声把苏珊·弗莱切从睡梦中惊醒了。她喘着气，从床上坐起来，摸索着拿起了听筒：“喂？”

“苏珊，我是戴维。把你吵醒了吧？”

她笑了，翻了个身，说道：“我刚才正梦到你。过来玩玩吧。”

他笑了起来：“外面还黑着呢。”

“不嘛！”她娇嗔地说道，“那你就更得过来玩，北上之前我们还可以睡一会儿呢。”

戴维沮丧地叹了口气：“我正是为这事儿才给你打电话的，就是关于我们出去玩儿的事。我得推迟一下。”

苏珊这才清醒过来。“怎么回事儿？”

“很抱歉，我得出城去，最晚明天回来。我们可以一大清早出发。我们还有两天时间呢。”

“可我连房间都订了。”苏珊说道，感到很委屈。“我订的还是石头庄园的那间房子。”

“我理解，可是……”

“今晚本应是不同寻常的……该庆祝我们六个月了。你不会不记得我们已经订婚了吧？”

“苏珊。”他无可奈何地说道，“我现在实在是没空儿，他们在车里等我。我上飞机后会打电话给你，把事儿说清楚。”

“上飞机？”苏珊惊问道，“出了什么事儿？大学为什么会……”

“不是大学的事情，我到时候会打电话说清楚，的确得走了，他们在喊我。我会跟你保持联系。放心吧。”

“戴维！”她喊着，“怎么……”

但无济于事，戴维已经挂了电话。

苏珊·弗莱切睁着两眼躺在床上，好几个钟头过去了，但电话再也没有响起来。

那天下午，苏珊魂不守舍地坐在浴缸里。她把自己泡在肥皂水里，想把石头庄园或是清烟山脉一股脑儿忘掉。他会在哪儿呢？她思忖着。为什么没打电话呢？

浴缸里的水慢慢地由热变温又由温变冷，苏珊打算出来穿上衣裳，正在这时，无绳电话“吱吱”地没命地叫了起来。她一下子站起身，浑身水淋淋地探过身去一把抓起放在水池上面的话筒。

“是戴维吗？”

“我是斯特拉思莫尔。”一个声音回答道。

苏珊一屁股坐了下去。“唉！”她难以掩饰心中的失望。“下午好，局长。”

“在等个小伙子吧？”对方笑出了声。

“不是呀，局长。”苏珊窘迫地说道，“并不是那么……”

“没错吧。”那人大笑起来，“戴维·贝克可是个好小伙儿，千万别错过哟！”

“谢谢您，局长。”

局长笑声顿敛，声音陡然严肃起来。“苏珊，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这里需要你。立马过来。”

苏珊想弄个明白。“今天是星期六，局长。通常我们都不……”

“我知道，”他严肃地说。“这是紧急任务。”

苏珊坐起了身。紧急任务？她还没从斯特拉思莫尔局长的嘴里听到过这样的字眼。在密码破译部？她百思不得其解。“哦……是的，

局长。”她顿了一下说道。“我会尽快赶到那里。”

“不得迟疑。”斯特拉思莫尔说罢便挂了电话。

苏珊·弗莱切围着浴巾怔怔地站在那里，身上的水滴落在昨晚翻出来的折叠整齐的衣服上——有远足穿的短裤，有在山上晚间御寒穿的羊毛衫，还有刚刚买来的睡衣。真是郁闷，她走到衣柜前取出一套干净的衣裙。紧急任务？在密码破译部？

苏珊一边下着楼，一边琢磨着这天会不会还有更糟糕的事儿。

她很快就会知道的。

第2章

在一片死一般寂静的大洋之上的三万英尺的空中，戴维·贝克睁大了眼睛苦恼地从60式利尔喷气式飞机椭圆形的小窗子向外望着。他被告知飞机上的电话出了故障，所以他无法给苏珊打电话。

“我这是在做什么？”他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但答案再简单不过了——有那么一些人，对这些人你就是不能说不。

“贝克先生，”广播里说道，“我们半个小时后即可到达。”

贝克朝着看不见的声音忧郁地点了点头。太好了。他把窗子上的遮阳帘拉下来，打算睡上一觉，但他满脑子都是她。

第3章

苏珊的沃尔沃小轿车停在了十英尺高、上面是倒刺的旋风栅栏的阴影里。一个年轻警卫把手放在车顶上，说道：

“请出示证件。”

苏珊配合着接受半分钟的例行检查。警官把她的证件在电子扫描仪上走了一下，抬头看了看。“谢谢你，弗莱切小姐。”他发出了一声难以察觉的叹息，大门转动着打开了。

向前走了半英里，苏珊在一堵同样威严的带电栅栏前重复着完全相同的程序。快点吧，伙计们，我在这儿都走过无数次了。

她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道关卡，一个矮墩墩的卫兵领着两只攻击犬，手里端着机关枪，扫了一眼苏珊的轿车牌照，示意她通过。她沿着坎尼恩路又走了250码，然后在雇员停车区C区停了下来。不可思议，她想。两万五千名雇员，十二亿美元的预算；谁都知道这里没有我完全挺得过周末。她踩了下油门，把车停在自己专用的停车位，然后熄了火。

穿过一片绿地，进了主楼，苏珊又过了两道关卡，终于到了那个无牖隧道，隧道直通那座新近落成的房子。一个声音检测亭拦在入口处。

国家安全局

密码破译部

验证声音 方可入内

全副武装的警卫抬头看了看，“下午好，弗莱切小姐。”

苏珊疲倦地笑了笑：“你好，约翰。”

“没想到今天你会来。”

“就是啊，我也没想到。”苏珊前倾了上身，对着抛物面麦克风清晰地报上了自己的姓名：“苏珊·弗莱切。”电脑立即确认了她的声频密度，大门咔哒一声开了。苏珊迈步走了进去。

.....

苏珊走在水泥路上，一旁的警卫对她好一番端详。他注意到苏珊通常很有神的淡褐色双眸今天看去有些恍惚，但双颊却红扑扑的光鲜

可人，长至肩部的赭色秀发好像刚刚吹过，身上还飘着强生牌婴儿脂粉的淡淡幽香。警卫的眼睛又落在了苏珊那修长的身段上——然后落在她的白衬衫上，里面的胸罩隐约可见，接着落在她那齐膝高的卡其布裙上，最后落在了她那双玉腿上——苏珊·弗莱切的玉腿。

真难想象这个长腿美女的智商竟然高达 170，他默默地思忖着。

他凝望了好半天，直到苏珊消失在远处，才摇了摇头。

一个环形拱状门挡住了去路，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密码破译部。她把手伸到凹陷处的密码盒上，输入了五位数的个人身份号码。几秒钟后，一扇十二吨重的钢筋混凝土门开始转动。苏珊想定下神来，但思绪却始终离不开贝克。

戴维·贝克。她惟一爱过的男人。乔治敦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出色的外语专家，说得上是国际学术界的名人。他过目不忘，记忆力超群，对语言文字情有独钟，除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外，他还通晓六种亚洲地区语言。他在大学里开设的词源学和语言学讲座场场爆满，他总是晚走一会儿，回答那连珠炮似的问题。他讲话充满权威，富有激情，但对热情奔放的女生们的崇拜爱慕的目光却显得有些木然。

贝克年方三十五岁，精力充沛，皮肤黝黑，结结实实，有一双敏锐的蓝眼睛和一个机警的头脑。他那结实的下巴和不苟言笑的性格常使苏珊联想到大理石雕像。六英尺高的个头，在壁球场里他的脚步却比谁都利索，同事们都难以想像。痛击对手之后，他会把那头浓密的黑发放在喷泉式饮水器里给自己的头降温，然后，也不管头上滴滴答答的水，他会叫上一份水果奶昔和硬面包圈来款待他的手下败将。

和其他年轻教授们一样，戴维的工资不怎么高。每次要延长壁球俱乐部会员资格或给那把跟随他多年的邓洛普球拍换羊肠弦，他往往得为华盛顿地区或周边地区的政府部门翻译点儿东西，好挣点外快，弥补亏空。一次接活时，他与苏珊相识了。

那是秋假时的一个清爽的早晨，贝克晨跑后回到三居室的职工公

寓，发现电话机的显示灯正在闪动，他一边听着电话录音，一边将一品脱橙汁倒进肚里。这种电话他早已司空见惯——一个政府机构请他该天上午晚些时候为他们提供几小时的翻译服务，惟一让贝克感到意外的是他以前从没听过这个机构。

“是一个叫国家安全局的地方。”贝克在打电话向同事们打听情况的时候说道。

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你说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吗？”贝克核对了录音后回答道，“不是，他们说的是局。是‘国安局’。”¹

“没听说过。”

贝克又核对了总审计局机构名录，也没有找到类似的机构。贝克实在没辙了，便给一个壁球老友打电话，那人以前曾做过政治分析员，当时是国会图书馆的研究员。听了那人的介绍后，贝克有些愕然。

显然，国家安全局不仅存在，而且还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的机构之一。这个机构收集全球电子情报资料，并保护美国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机密信息数据。可以说只有百分之三的美国人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但也只是知道而已。

“NSA，”那人开起了玩笑，“这三个字母就是表示‘没有这个机构’。”

贝克怀着忧奇参半的心理接受了这个神秘机构提供的译活儿。贝克驱车三十七英里，来到了这个机构的总部，总部占地八十六英亩，隐藏在马里兰州米德堡丛林密布的群山之中。在通过了难以计数的安检关卡之后，他们又发给他一张六小时有效的、带全息照片的宾客通行证，然后把他送到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研究部门，并告诉他那天下午他要做的就是为密码破译部提供“语言辨认”，密码破译部里都是数学精英，个个是译码高手。

¹ “国家安全局”原文为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首字母缩写为 NSA，这里汉译为“国安局”。下文中贝克的壁球老友用 NSA 这三个字母开玩笑，说“这三个字母就是表示‘没有这个机构’（No Such Agency）”，这是因为它们的首字母完全一样。——本书所有注释皆为译者注。

在起初的个把钟头里，那些密码破译员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贝克的存在，他们围着个庞大的桌子忙忙活活，说的话贝克以前连听都没听到过。他们说到流密码、自毁生成程序、背包变体、零知识协议以及单一点。贝克只是在一旁看着，如堕五里雾中。他们在坐标纸上草草地划着符号，专心致志地研读电脑打印材料，总是提到头顶上的投影线之中那些杂乱的文字：

JHD JA3JKHDMADO / ERTWTJLW+JGJ328
 5JHALSFNHHKHHHFAF0HHDFGAF / FJ37WE
 OHI93450S9DJFD2H / HHRTYFHLF89303
 95JSPJF2J0890IHJ98YHF1080EWRT03
 JOJR845H0ROQ+JT0EU4TQEFQE / / OUJW
 08UY0IH0934JTPWFIAJER09QU4JR9GU
 IVJP\$DUW4H95PE8RTUGVJW3P4E / IKKC
 MFFUERHFGV0Q394IKJRMG+UNHVS9OER
 IRK / 0956Y7U0POIKI0JP9F8760QWERQI

过了好半天，其中一个密码破译员总算解释了其实贝克已经猜到的东西。那些拥挤在一起的文字原来是个密码——一段“密码电文”，这一组组数字和字母代表着一段加了密的文字。这些密码破译员们就是要研究这个密码并从中推断出其原本信息，或者叫“明码电文”。国安局认为其原本信息是用中国官话写成，所以才叫贝克来，等密码破译员们破译了这段文字之后，好让他把这些符号译出来。

一连两个钟头，贝克翻译着一串串的汉语符号。但每次他把译文交给密码破译员，他们的头都摇得就像拨浪鼓。显而易见，用汉语是解释不通的。贝克也真希望能帮上点忙，他指出，所有符号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也是日本汉字的一部分。闹哄哄的密码部里顿时鸦雀无声。这里的头儿是个男的，叫莫兰特，瘦高个儿，总是烟不离手，他狐疑地转过头问贝克：

“你是说这些符号有多重含义？”

贝克点了点头。他告诉他们，日本汉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日语书写体系，刚才他之所以用汉语来翻译，那是因为他们要求他这么做。

“天啊！”莫兰特咳嗽了一声说道，“那咱们就试试这日本汉字。”

果然灵验，一切都可以对号入座了。

密码破译部里的人们这才对贝克刮目相看，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让他只翻译那些不成顺序的字符。“这是为你的安全起见。”莫兰特说，“这样做，你就不会知道你在翻译些什么了。”

贝克哈哈地笑了起来，但却发现别人都没笑。

密码终于破解了，但这个密码透露着什么秘密，贝克可全然不知，但有一件事他看得出来——国安局对密码破译极为认真，因为他口袋里的支票比他大学里整整一个月的薪水还高。

出来的时候，贝克通过一系列的安检关卡后来到出口处的主厅，一个刚刚挂断电话的警卫挡住了贝克的去路：“贝克先生，请在这里稍等。”

“什么事？”贝克没想到在这里花了这么长时间，他要参加周六下午的壁球常规赛，现在就要迟到了。

警卫耸了耸肩道：“密码破译部的头儿有话跟您说，她正在往外走。”

“她？”贝克笑出了声。他还得见见国安局里面的女的。

“这也好笑吗？”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贝克转过身去，立刻一脸赭色。他瞥了一眼那女人上衣上佩戴的证件，原来是国安局密码破译部的主任，她不光是个女人，而且还是个魅力四射的女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贝克搪塞着，“我只是……”

“我叫苏珊·弗莱切。”那女人微笑着伸出了纤纤玉手。

贝克握住伸过来的玉手道：“我叫戴维·贝克。”

“祝贺你，贝克先生，听说你今天干得很漂亮。我可以就这事和你聊一聊吗？”

贝克犹豫了一下说道：“说实在的，我这会儿确实有点急事儿。”他但愿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的这一断然拒绝不会是个愚蠢之举，他四十五分钟之后要参加壁球赛，而且他一向有着这样的美誉：戴维·贝克从来不会在壁球赛中迟到……上课可能迟到，壁球可绝对不可能。

“我长话短说。”苏珊·弗莱切淡淡地一笑。“就请这边来吧。”

十分钟后，贝克坐在国安局的餐厅里，同国安局的靓妹、密码破译部主任苏珊·弗莱切一起品尝起松饼和蔓越橘汁来。戴维很快就看出，这个年方三十八岁的国安局高级职员确非等闲之辈——她是他所见过的最睿智的女人之一。他们谈到密码和破解密码，贝克觉得自己脑子要拼命转才能跟上她的思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兴奋体验。

一个钟头过去了，贝克不用说已不可能参加壁球赛了，而苏珊竟也全然不觉他们的内部通话系统上已经记录了满满的三大页，二人不禁相视大笑。两个人坐在那里，两个极具分析力的头脑，可能从不相信什么荒谬的一见钟情，现在却有些不可思议了，两个人从语言学上的词法探讨到伪随机数码生成程序，俨然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少年恋人——一切都是激情的碰撞。

苏珊一直没有把话题转到她找贝克的真正目的上——为他提供一个在密码破译部亚洲分部的试用岗位。从这个年轻的大学教授一谈到教学时就表现出的那种激情，苏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绝不会离开大学讲坛的。苏珊决意不谈此事，免得坏了二人的心绪。她感觉自己又完全像个小女生；说什么也不能破坏这种感觉。的确，那种感觉一点也没有遭到破坏。

二人的求爱之路缓慢而又浪漫——只要得空，二人就会私约密会，或是在乔治敦大学的校园里徜徉，或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墨卢提咖啡屋里品尝卡普契诺咖啡，偶尔也参加几次讲座和音乐会。苏珊从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多的笑声，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到了贝克嘴里